覺雄山大福田寶幢寺鹿王院記

當寺院者征夷大將軍准后左相府以蒙瑞夢之告建立之處也多聞天王現居士地藏薩埵化高僧語曰今將軍福祿官位建立伽藍者必增長壽命矣相公作奇異想翌日召拙老語夢中事便命山僧俾開此山維時利劍飛掃妖氣乃此建寺以曰興聖且復開昭堂地時野鹿現來成群因名院稱鹿王草造未幾緋閣畫堂玉立廊腰縵迴簷牙高啄人與為洛外奇觀也至德元年十一月相公下鈞命改興聖號寶幢至德二年二月令寶幢禪寺任十刹同年三月伸

供粮相公命丹州太守一色令警固帶劒輩一百餘
員隨兵一百餘人自總門入而經西廊至殿前直渡
東廊又出總門外即分左右設敷皮奉待御車車近
時取退敷皮蹲居是時役者各出向鳴大開靜御車
至總門時相止開靜於此相公從御車出御歩行伶
人進御先舞樂奏一奚婁自山門頭經舞臺之上入
佛殿暫奏樂器時相公著坐于上間次著坐于下間
公卿者關白九條滿教公太政大臣德大寺公俊公
左大臣二條持基公右大臣西園寺實永公內大臣
左大將轉法輪三條公光公廣橋大納言兼宣卿左

大將一條兼良卿北畠大納言俊泰卿三條大納言
公雅卿洞院大納言滿季卿近衞大納言房嗣卿藤
中納言日野資家卿一條中納言實秋卿權中納言
裏築地實秀卿日野中納言有光卿今出川中納言
菊亭實富卿久我中納言清道卿左衞門督裏松義
資卿菅宰相長遠卿藤宰相日野隆光卿中御門宰
相宣輔卿左大辨宰相日野行光朝臣別當勸修寺
左衞門督經興朝臣（自是以下者殿上人）高倉中將永藤朝臣
飛鳥井中將雅清朝臣山科內藏頭教豊朝臣北畠
中將隆盛朝臣中山中將定親朝臣中御門中將宗

継朝臣伯中将雅兼朝臣日野頭辨盛光朝臣花山
院少将右騎時定朝臣冷泉為之朝臣廣橋宣光朝
臣坊城俊國朝臣治長源持経各着坐畢時十講僧衆
總門待導師来導師南禅廷月和尚乗輿至総門全
材首座宗過蔵主為侍者聖恬首座祖范首座為禅
客随輿後来於是伶人復奏一奚婁進導師之先自
山門経筵道入佛殿而舞樂六對一番萬秋樂二番地之
三番青海波四番胡鳥曽五番陸横六番納藾利管絃聲盈耳
舞殿冷袖惱人雖云天人伎樂争如是乎舞止而後
導師赴殿時十講僧列左右而先行侍者隨其後次挑燈行者

四人兩次持旛童子二次導師執盖役殿上人次執
列而行人兩列而行松木中将只一人綱
童子二人侍者二人兩禅
兩列而行次學列入殿内次十講僧五岳長老五
人上列間十刹東堂下列間其外東堂西堂隨圖立班導
師立中央是時出班燒香次維那出向導師問訊而
歸本圖導師上香次維那復出問訊十講僧五岳東
堂各一列上香次十刹一列上香次向本尊列拜如
常東堂西堂凡一百七十餘員僉云如龍象奈時十
講僧入殿内立班住持拙老陞座為度三千大千沙
界一切衆生説法説法畢下座向本尊燒香燒香畢
歸位時維那始諷経大衆同音諷誦者凡一千餘僧

響天動地廷月和尚引行道次十講僧次五岳東堂
西堂以其位為次第聊不違規矩行道半天華紛紛
亂墜舉時聽之仰之實後代美談也行道畢導師就
上間之横疊体息十講僧五岳諸老列上間之西面十
刹西堂列下間之東面皆以北為頭於此引布施物
次第將軍次關白次太政大臣三人此御布施者導
師出而引之是時從御殿有註進曰若君御誕生相
公御歡喜不尋常而還御即名若君號寶幢若君當
寺非常相公御崇敬特賜先帝數通宮符宣其詞云
應免除伊勢大神宮役夫工米日食米造大裏御禊

大嘗會以下勅役院役都鄙寺社之所役及國中段
米関米恒例臨時課役等又被止守護使撿非違使
院宮諸司甲乙人之亂入云云是故諸國所所庄園
無其煩依全寺務寺院嚴麗也上好有道則神社祭
禮佛閣勤行更無怠怠則悪魔得力不怠則帝釋諸
天歡之能守護國家因為四海太平萬民安樂也黄
魯直曰平生端有治國計實守國之徒正道而行事
則是治國計也難哉若人矣又雖有殺人燒家奪財
事〻長非者不制之是乃滅國基也國全則其國弥
光國不全則其國失光無道則好作亂者多亂則寺

社禮樂自然怠怠喜所其怠天魔外道将萬八千億眷
屬降下界来成障礙故人人深不慮思失其身耳豈
非妖魔所作乎每事問其濫觴則不離小欲失大利
終成國病治之無良醫唯以順路可醫國漢書曰堯
舜不戰必勝以所正道隨所意欲佛道亦赴邪路則
不得到佛地以理之正成佛道老拙滅後寺院衆僧
外嚴戒律内修禪定以晨昏可專道行後生晩進或
飽食安眠徒送日或織語諍論必有長無明者此般
漢嘗喜嘗瞋難得禁如有小紛爭則各勸可令和合
猶長事及相詈相打則不分理非不論前功兩俱可

出院為叢林之宗以道衆頭不衆和合則何者須守
寺哉不可不慎時到末法則邪道徒切貪庄園土貢
叢林退日可凋零皆衆相議退非守寺院無怠讀經
誦咒須專興隆精濟至法度者幸有臨川家訓三會
遺誡別莫立規繩

右鹿王院記 依無類本不能挍合

羣書類從卷第四百三十一

日本政府圖書

整理 昭和28年11月 内閣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